

Alternative 另类丛书 14

匪徒



[英] 埃瑞克·霍布斯鲍姆 / 著
李立玮 谷晓静 / 译



BANDITS

by Eric Hobsbawm

匪徒

秩序化生活的异类

[英] E.J. 霍布斯鲍姆 著
李立玮 谷晓静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匪徒：秩序化生活的异类 / (英) 霍布斯鲍姆 (Hobsbawn, E.) 著；李立玮，谷晓静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 1

ISBN 7-5057-1617-4

I. 匪… II. ①霍…②李…③谷… III. 农村—土匪—研究—世界 IV. D5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618 号

书名 匪徒

著者 英国 E.J. 霍布斯鲍姆

译者 李立玮 谷晓静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150 千字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1617-4/C·222

定价 17.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0-4423

BANDITS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1969

This new edition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0

by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0 Eric Hobsbawm

The moral right of Eric Hobsbawm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of 1988.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Alpha Book Co., Ltd.

Published by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为何 alternative

关于“alternative”一词，我取“其他”和“另类”之意。由此，丛书的意图已经彰显。

多年来，我们对译介主流思潮和经典学术所倾注的热情，使我们对其有趣的思想 and 知识闭上眼睛。

读书人渴望从书中获得享受，一板一眼的论述和陈旧庞大的主题令人望而生畏。

此套丛书，力求从这两个方面给读者以乐趣和满足。

——石 涛

匪徒

秩序化生活的异类

[英] E.J. 霍布斯鲍姆 著

作者序

在大约 50 年前，我被一个奇异的现象深深吸引：在整个欧洲，始终不变地流传着某一类匪徒的传奇故事，说他们是正义的代言人，在人间行使着均贫富的事迹。事实上，随着我更深入地了解，才知道这样的故事不仅遍及欧洲，更散布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经过寻找，本书的读者们会了解到几乎凡是有人迹的大陆上都不乏这类匪徒传奇的痕迹。这项发现先是被扩展成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匪徒》，它把原始的暴动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古老形式加以研究（1959 年，曼彻斯特）。10 年以后，随着对拉丁美洲地区研究的深入，本书的第一版才得以发表（《匪徒》，1959 年，伦敦）。这实际上就构成了目前正飞速发展的匪徒史研究的出发点。而后的第二版（企鹅丛书，1971 年）和在美国的第三版（万神殿丛书，1981 年），由于有了大量新资料的出现便修订和扩充了第一版的一些内容。这两个版本如今都已经绝版了。现在读者看到的这本《匪徒》已经是它的第四个版本。

本书的再版有三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自 1981 年以来，一系列关于匪徒史研究的重磅作品相继面市，涉及面之广已遍及中国、土耳其帝国、巴尔干半岛、地中海地区和一些穷乡僻壤，尤其是弗雷里希·凯茨（Frierich Katz）的那本令人期盼已久的潘楚·维拉（Pancho Villa）^① 的传记更是这一领域里的佳作。不但在研究工作中注入新的资料，甚至使我们的研究空间被极大地拓展了，对匪徒活动的观察已经放在了社会的大背景之下。

第二，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国家政权急速瓦解，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19、20 世纪以来建立起的“法律与秩序”也面临无力维持的境地。这就很容易使读者联想起过去地方性的、甚至是全国性的匪徒啸聚的历史情况。从现代的车臣危机，我们不难回想起 16 世纪晚期发生在地中海沿岸的暴动。

第三，我既然以作为一项历史研究领域的创始人而自豪，也就自然不能回避一位优秀的同行 10 年前在有关匪徒研究的两本著作中对我发出的责难：“霍布斯鲍姆的论文迄今没有几篇是还能站得住脚的。”如果此话当真，这个修订版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除了作为资料还有些可读价值之外，就让时间自然淘汰好了，改动与修正岂非多此一举？幸好在我眼中事情还没有坏到这个地步。针对那篇同名论文的主要批评，我已在本书的后记里做了综述。

然而，距离本书的首版到底已过去 30 年了，现在看

^① 译注：维拉是墨西哥的一名著名匪徒。他早年失怙，因复仇杀人而入山为盗。其后势力日增，终于角逐于政治舞台，失势后退归林下，死于暗杀。

来，无论是争辩也好，还是本书的结构也好，都需要一番实质性的再认识。在此，我尽力做了尝试，主要是把匪徒活动（包括侠盗活动）更加系统地纳入到政治框架中去。虽然这一层面的讨论在以前的版本中也曾经出现，但我要在这最新的版本里把它梳理得更为清晰，力图在政治史中展示匪徒活动所扮演的角色。

针对本书的一些尖锐批评同样在我的考虑之列。批评的焦点集中于我的引证部分。其实，我对以匪徒为主角的民谣和传说故事的引用一方面意在追溯匪徒现象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要看看在农村生活的大舞台上，匪徒们在歧路上到底走了多远。现在看来，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释，这些引证的确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传说故事的主角们在生活中的真实原型往往是另一个样子，即使是在本书的早期版本中提到的“好匪徒”也不例外。而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果不对民谣与传奇这类文学形式做出深入的分析，如果不透彻了解它们的起源、再创作和传播的方式，也就根本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简而言之，民谣有些像录音带，记录下了历史上一些相传的东西，可靠性并不太强。而且，像一切经口头传播的东西一样，在流传的过程中它们既会被添枝加叶也会被信笔删减。然而，在某些地方，民谣和传奇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我对这一版做了相当大的扩充和改写，其中只有首版九个章节的文本和附录 A “女人与匪徒”的内容变动不大。本版对第三版主要增加的内容有下面三个部分：（1）一篇引言——《一个匪徒的肖像》，其内容在 1981 年的美

国版中曾作为序言的主体；(2) 新的一章，题目是“匪徒、国家与权力”；(3) 附录 B，题目是“匪徒的传统”，和一篇后记（在 1981 年版的基础上做了修改与扩充），主要指向对我的作品的批评，谈了一些古代的匪徒传统在 20 世纪晚期的残余。再有，略去了早期版本里的序言。

致谢之辞和本书的第一版没什么两样。本书的大部分篇章一方面依赖于已见诸文字的资料，另一方面依赖于朋友与同事们的热心支持，在各国研讨会上的种种批评意见更让我获益匪浅。再者，卓有成效的匪徒资料的汇集与编纂工作给我免去了大量的麻烦。说到底，我自己为本书所做的工作是相当有限的。大家可以看到，第 9 章的论述是源于 1960 年对加泰罗尼亚匪徒的数星期的深入调查，如果没有安东尼·塔茨 (M. Antoine Tellze) 的帮助这一章是不可能完成的。第 4 章的主题确定于某天我与一位名叫唐·荷塞·阿维拉斯 (Don Jose Avalos) 的阿根廷农民的谈话，这位唐·荷塞·阿维拉斯从前还在乡村里做过警长。在 1981 年，我参加了在悉尼召开的关于匪徒问题的会议，一年之后又有机会结识了两位早已金盆洗手的匪徒，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我尤为感谢皮诺·阿拉奇 (Pino Arlacchi)、卡罗斯·麦哥尔·奥里茨 (Carlos Miguel Ortiz)、埃杜阿多·皮萨罗 (Eduardo Pizarro)、罗西欧·伦多诺 (Rocio Londono) 和她的朋友们，可惜他们中的一些人已过早地辞世了。冈萨罗·桑切斯 (Gonzalo Sanchez) 和冬尼·弥尔唐斯 (Donny Meertens) 的著作对本书的完成更有很大的帮助。

E.J. 霍布斯鲍姆

1999 年 6 月于伦敦

目 录

作者序 / 1

前言 一个匪徒的肖像 / 1

1 匪徒、国家与权力 / 9

2 社会上的盗匪行为 / 21

3 匪徒的构成 / 45

4 侠盗 / 63

5 复仇者 / 89

6 海达克 / 105

7 匪徒的政治和经济 / 125

8 匪徒与革命 / 141

9 征讨者 / 157

10 作为象征的匪徒 / 179

附件 A	女人和匪徒	/ 189
附件 B	匪徒的传统	/ 193
后记		/ 209



前言

一个匪徒的肖像

如果想对复杂的侠盗活动——也即本书的主题——做出深入的了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一个侠盗的生涯进行全盘通观。这里就有一份卷宗，是一名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大学学生作的论文，由他的导师交到我的手上。因为当时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省政局动荡，故而我一直没能知道这位学生的姓名。如果他有机会能看到这本书，并且不介意大家知道他的名字，我非常希望他能够和我取得联系，给我一个道谢的机会。

下面就是这份论文的内容，我稍稍做了一些归纳，它讲的是梅萨吉（Mesazgi）兄弟（1902/3—1964年）中大哥维尔德加布里尔（Weldegabriel）的故事：

那时，厄立特里亚还是一块意大利的殖民地。维尔德加布里尔的父亲是布拉库特（Beraquit）的农民，因为带头反对一位新上任的地方长官（因为这位长官不是本地人）而入狱身死。维尔德加布里尔的寡母立志复仇，而村民对地方官是否有罪众说不一。毕竟孩子们都还小，况且，意大利的法律严禁仇杀。四个儿子终于渐渐长大，在

春种秋收中平静地过着日子。其中，维尔德加布里尔当了民兵，加入了殖民地的军队。1935 - 1936 年间爆发了第二次意埃战争^①，他和两个兄弟在埃塞俄比亚的沦陷区作为意大利的一方与埃塞俄比亚军队作战。英军^②胜利后，他们再度回乡务农。这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些积蓄，懂得几句意大利语，并且有了丰富的武器知识与军事经验。维尔德加布里尔是一名优秀的士兵，已经被提升为军士长。

此时，意大利的殖民统治已经彻底崩溃，英国人暂时接管了这块土地。在战后的动荡岁月里，匪徒活动开始疯狂滋长，大批解散后的民兵加入到匪徒的行列当中。就业机会渺茫，而厄立特里亚人也依旧没能摆脱意大利人的歧视。对于新近移居过来的埃塞俄比亚人来说，生活就更加艰难了。在高原上，不同的种族互相劫掠，争抢土地和牧畜。家族仇杀又死灰复燃，因为意大利的统治者对此已无能为力。在此境况下，人们似乎只有占山落草才能看到生活的前景。家族的旧恨与平民生活的艰难把梅萨吉兄弟推入了匪徒的行列。

此时，当地的地方官正是当年害死他们父亲的那个人的儿子，由于同样指定了一名迁移到布拉库特定居的少数民族做村长，他在当地也极不受欢迎。为了当地村民的利益，维尔德加布里尔也像他父亲一样起来反抗，结果也一

^① 译注：这次战争直译为“意埃战争”，但在国内的译法通常叫做“埃塞俄比亚第二次抗意战争”。“意埃战争”是墨索里尼发起的侵略战争。

^② 译注：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一世从国外打回已被意军占领的国土时得到了英军的支持。

样地被捕入狱，但好在一年之后便获释了。于是几个弟兄决意杀掉这名新长官。出于不愿累及家人和行动方便的考虑，他们纷纷和妻子离了婚。他们射杀了这位地方官，然后逃进了附近的森林，靠朋友和亲属的接济维持生活。乡亲们都把他們当作维护人民利益的英雄，而他们也从不抢劫当地的村民。

当地的少数民族和地方官的亲族借助于英国政府的力量对付梅萨吉兄弟。梅萨吉兄弟并无意把仇杀的范围扩大，于是收起了屠刀，只是把英国人赶出当地了事。村民们由此获得了更多的土地，而梅萨吉兄弟则获得了人们空前的崇敬。然而，也有些人仅把他们看作普通的匪徒，这是因为家族复仇的合法性在大家的心中还是存有疑虑的。但无论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谁也没有深究，因为梅萨吉兄弟并没有给村里人带来什么伤害。

但是梅萨吉兄弟需要更大的支持。他们在村里四处游荡，竭力劝说农民们不要再为政府耕种土地了，因为土地是自己的。自己才是土地的主人。他们半硬半软的劝说最后获得了成功，不少村子都摆脱了过去半封建状态下的束缚，拒绝承认贵族对土地的所有权。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不能把他们当成普通的土匪来看待，他们是“特殊的”土匪，或者说是侠盗。也正因为这些举动，在警察来剿匪的时候，群众总是站在他们的一边。

当警察封锁了他们的补给线时，梅萨吉兄弟会沿着大路伺机行劫。也有别的匪徒加入到他们一伙。但是，抢劫厄立特里亚同乡毫无疑问会引起新的仇杀，所以他们只把

意大利人作为抢劫目标。梅萨吉兄弟中的一位在行动中被杀，另外两兄弟出于报复，一见意大利人就开杀戒，所以，厄立特里亚人都把他们看作勇士。尽管他们总共也只杀了11个人，但在当地人的流传中这个数字却被惊人地夸大了，并把一切侠盗的英勇特色和刀枪不入的绝技都赋予他们。他们成了一个神话。更让人吃惊的是，由于对意大利人来说，大路已经不再安全，所以这些无论是意大利政府还是英政府都禁止厄立特里亚人通行的路段终于又归还给了厄立特里亚人。这意味着厄立特里亚人的地位获得了提升，而就业的机会也因此多了起来。很多人都这样说：“祝梅萨吉兄弟长寿吧，因为他们，我们才能驾车上路。”梅萨吉兄弟也就因此而进入了当地的政治舞台。

这时，厄立特里亚刚刚度过殖民时代，政局异常复杂。埃塞俄比亚的勇士们和厄立特里亚独立运动的支持者站在两条战线上。联合派的著名人士请求匪帮的支持，信仰基督教的匪徒们几乎毫无保留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不过，当梅萨吉兄弟倒向联合派一边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杀害过任何厄立特里亚人，也没有烧毁过房屋和庄稼。他们这样做无疑是明智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支援不但使匪徒们不缺武器不缺钱，更在广大的边境地带给他们提供了庇护。然而，在维尔德加布里尔出于自己的意愿去对抗土耳其人，并迫使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的时候，他非常小心地避免让和与此事关系不大的家乡人民太深地牵扯进去。

当联合国投票赞成成立联邦以后，或许是出于鸟尽弓